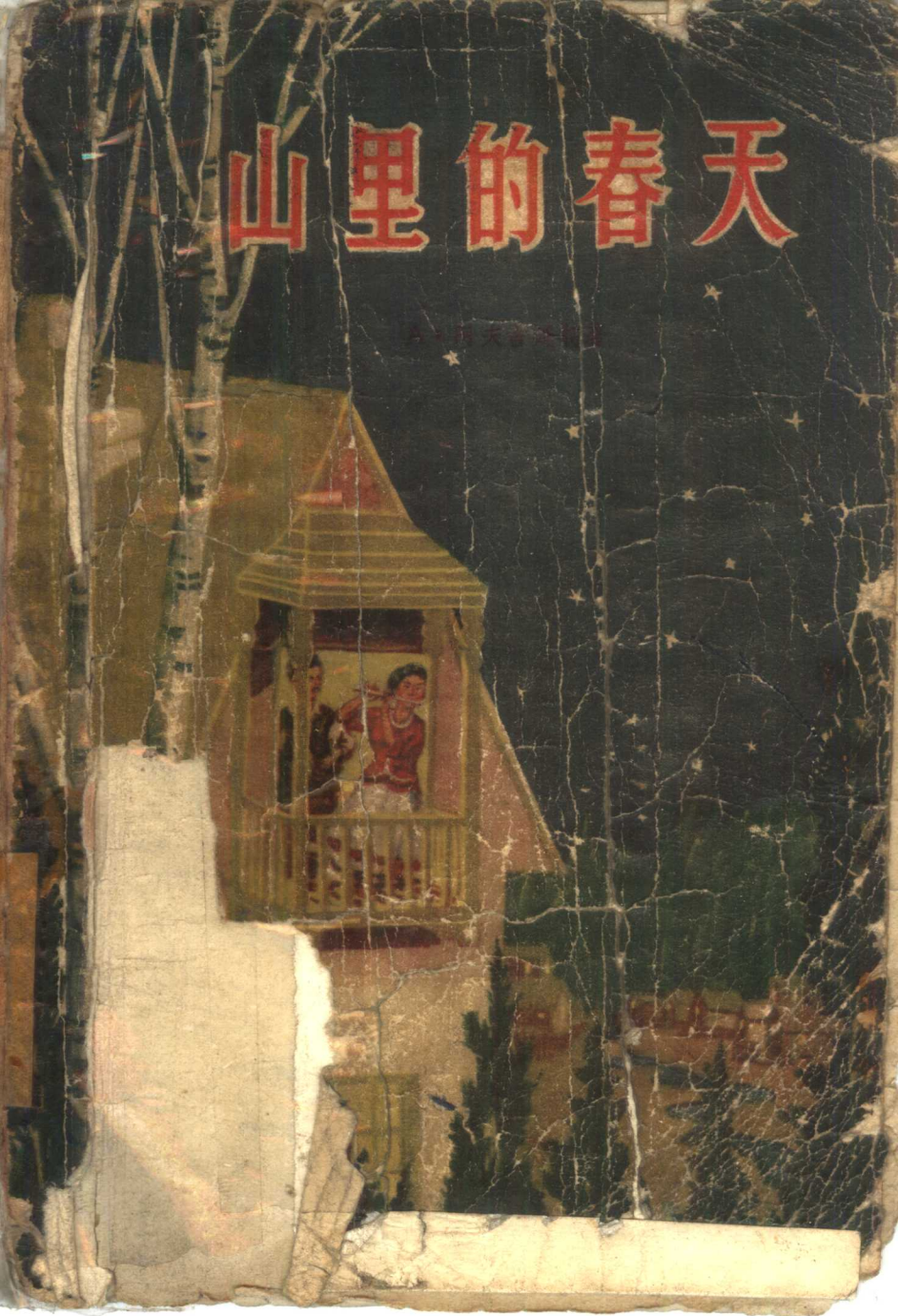


山里的春天



山 里 的 春 天

A·阿夫吉延柯 著

王 国 庆

姚 良 譯

于 浩 成

群 众 出 版 社

1957年3月

А. АВДЕЕНКО

ГОРНАЯ ВЕСНА

ДЕТГИЗ 1955.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寫苏联保衛人員、边防軍人与美帝國主义間諜進行斗争的長篇小說，它是“提薩河上”一書的續集。奉命潛入苏維埃烏克蘭外喀尔巴阡省的美國間諜克拉克失敗被捕后，美國特务头子“野牛”仍不肯善罢干休，又派遣“南方”情报組組長真·法音等秘密進入雅沃尔市，指揮原在該市潜伏的殘余敌人，建立起新的情报站，猖狂進行破坏活动，陰謀爆破铁路干綫上的重要桥梁。但机警的苏联保衛人員和英勇的边防軍人在廣大群众的协助下，經過細致的偵察和驚險的追踪，終於將这伙狡詐的匪徒一網打尽，使美帝國主义間諜机关的陰謀又一次遭到可耻的失敗。

本書为著者最后定稿的全譯本。

山 里 的 春 天

(苏) А. 阿夫吉延柯 著

王 國 庆
姚 良 譯
于 浩 成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号

財政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总)10(文)8字数340,000开本787×1092 每印張16張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 价 (5) 1.30元

主 要 人 物 表

古茲馬·彼得洛維奇·格洛馬達將軍——苏联某地边防司令。

尼基達·沙莫依洛維奇·沙特洛夫上校。

叶夫根尼·尼古萊也維奇·祖巴文少校。

沙包什尼柯夫大尉——苏联边防軍第五哨所所長。

瓦西里·彼得洛維奇·蓋伊達中尉——苏联国家保安机关的偵察員。

安德烈·斯莫良秋克——苏联边防軍上士、足跡追蹤者。

秋里喬諾夫——苏联边防軍战士。

塔拉斯·沃洛申柯——苏联边防軍第五哨所炊事員。

阿蓮娜·伊万諾芙娜·杜達里——水文和气象观测員。

伊万·瓦西里也維奇·杜達里——阿蓮娜的父亲，铁路看道員。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維奇·高洛夫——老火車司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市苏維埃代表。

奥列克塞·索卡奇——火車司机。

切列席姬·西瑪克——“提薩河上的曙光”集体农庄著名的葡萄培植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阿尔杜拉·克拉普斯——代号“野牛”，“南方谍报中心”的头子。

真·法音——代号“黑山国人”，“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的执行人。

柳包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赤——代号“十字架”，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的站长。

杜巴什维奇——代号“教师”，真·法音的第一名助手。

霍隆日——代号“方舟”，真·法音的第二名助手。

瑪尔达·斯切潘诺芙娜·雷沙克——代号“維納斯”，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里的間諜。

安德烈·雷沙克——代号“美男子”，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里的間諜。

伊格納特·斯切潘諾維奇·巴杜拉——代号“荷馬”，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里的名义站长。

米海伊尔·特洛揚尼斯庫——代号“雷鷄”，真·法音的代路人。

提薩瓦拉教堂的撞鐘人——代号“牧人”，杜巴什維奇的代路人。

庫切拉·斯捷潘·斯捷潘諾維奇——代号“眼鏡蛇”，“野牛”的代表，监督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的人。

“卡尔門”——茨岡村的算命女人。执行“山里的春天”行动计划的間諜。

第 一 章

在一九五二年四月末一天的黎明时候，由一家享有特权的企業，还在本世紀初在布达佩斯創建的外國公司的分公司的大門里駛出一輛十二个汽缸的，金黃色的“林肯”牌汽車。這輛汽車是由本公司的工程師兼秘書主任、汽車競賽的狂熱愛好者真·法音駕駛的。同時，法音還兼任“南方”諜報中心在提薩秘密工作站的站長，由他負責指揮在秘密報告里所稱的“提薩”站的活動。外國間諜機關把蘇聯與匈牙利接壤的外喀爾巴阡省所轄區域：維爾豪文，沿提薩、拉托里查和其他河岸的一切大小城鎮和居民區、重要的橋梁、發電站、飛機場、軍隊、以及橫過山脊把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南斯拉夫聯繫起來的鐵路等處全部包括在“提薩”這個秘密代號里去了。

真·法音身穿一件前胸繡着兩條白色梅花鹿的藍色絨綫衣。他那長着棕色頭髮的頭上戴着一頂汽車競賽者的盔形帽。這頂盔形帽是最新出品的：不透陽光的賽路帽沿，縫在很細的黃漆皮條做成的網形帽上。別看法音是星期六駛離布達佩斯的——星期六這天，他通常都是到遠方去旅行，——可是他卻沒有那種歡度假日的心情。現在，法音坐着自己的“林肯”牌汽車既不是到巴拉頓湖去，也不是到流入與南斯拉夫交界的多瑙河的提薩河口去，同時，也不是到以盛產葡萄酒聞名的托卡依去。他這次是往西方急駛，到被占領

的德國南部去。在那邊，在巴伐利亞的森林里，在那被遺棄在群山深處的古老城堡里，“南方”諜報中心的負責人“野牛”正在等着他。活動于外喀爾巴阡方面的“提薩”組，就是屬於“野牛”系統的。

真·法音是被一封密碼電報召去的。據他猜測，這次是由于“哥倫布”的失敗以及與當時顯得那麼滿有把握的這一倒覆事件有關的一切問題對他進行處分的。精心思考，深思熟慮了那麼久，耗費了那麼大的精力和物力的一切全垮了。可是這個行動計劃在開始時是多麼順利啊！克拉克——“哥倫布”成功地越過了國境綫。護送他的人送掉性命這回事根本不能算數，這是原定計劃里規定好了的。當“哥倫布”到達雅沃爾后的最初一個時期，他必須借助被打死了的伊萬·別洛格萊的證件在蘇聯領土上穩妥地潛伏下來。抱負是很大的，可是沒能實現。法音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內接到克拉克應當發來的、說明他在雅沃爾已經展開活動的信號。分公司的秘密電台在另一個星期里也沒有接到來自外喀爾巴阡的信號。這是最後的期限，這已經意味着發生了不幸的變故。克拉克是怎樣失敗和由於誰的過失而失敗了的？他的助手們究竟是保存下來還是也被干掉了？——所有這一切法音暫時還一無所知。但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哥倫布”這個受過訓練的出色的情報員失掉了。在他被捕以前他是否來得及把毒藥吞了下去呢？如果他被活捉了，他是否能夠一言不發呢？可惜的是，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由於‘哥倫布’的失敗，會對我怎樣呢？”真·法音盤算道。“如果沒有及時和有力的救急，那麼他們會抓着我的脖子，把我趕出諜報機關的”。

夜里下了大雨，公路尚未干，行駛起來很光滑，很危險。但是法音把汽車开得越來越快，即使在过桥、下坡和拐弯时也不減低行駛速度。公路的左右兩面都是一望無际的大草原——匈牙利牧人世代在这里生息的土地。宏偉的阿尔卑斯山脈有如沉重的雨云远远地出現在东南方。前面則是白色的喀尔巴阡山麓由北面伸展過來。

瘋狂地急駛了三个小时之后，法音便到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綫，在这里，他第一次關閉了發動机。他把身子朝后一仰，緊緊地依在靠背上休息起來，等待着檢查証件、行李和汽車。半小时后他便駛進了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他在碰到的第一家咖啡店里用过早餐之后，便繼續开着汽車沿着多瑙河岸上的布拉提斯拉瓦——維也納的公路急駛飛奔。在中午的时候，他已經到达了上奧地利，駛進了琳查市，然后他越过奧德國境綫沿着山路一直开往巴伐利亞的大森林，駛向那个遙远的城堡，去受“南方”諜報中心的領導人，难于接近的阿尔杜拉·克拉普斯將軍的裁判。

在山坡上开辟出來的一条鋪着石子的公路越來越陡的伸向高处，繞的圈子也越來越多。天已經黑下來了。在參差不齊的山嶺上升起了圓而皎潔的月亮。空气变得清新而涼爽。在道路的兩边，苔蘚叢生的断岩一个接着一个的呈現出來。最后，在又轉了个弯以后汽車的灯光終於照射在用巨石疊成的已被野草遮住了大半的石牆上面。法音變換了几次灯光，便在一座閉得很緊的大鉄門前停了下來。在这个大鉄門上釘有一塊黑底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巴伐利亞野獸訓練高等學校”。在灯光和汽笛的招喚之下，从崗樓里跳出一个身穿草綠色軍裝上衣的武裝看門人。

“誰，什么事？”他以一个士兵的那种严峻的口气用德語問道。

“請您再往前來一点，”法音也用德語，压低着声音說道。

这个看門人謹慎地持着自动步槍，走到汽車跟前。法音說出口令，接着便急不可耐地命令道：

“開門！快！”

“是！”哨兵行了举手礼，便急忙跑向大門。

大門的鉄栓慢慢地拉开了，电令直响，这是向所有的崗哨通知說，在城堡里有客人光臨了。

馬达輕輕地响了一声，这輛“林肯”牌汽車便在古老的樅樹底下，穿过樅樹枝搭成的隧道突然來到了一片寬敞的，布滿月光的山間的小草原上面。在这片草原的邊緣上聳立着一座黑咕龍咚的古老城堡。它的牆壁是由一些龐大的石头疊起來的，这些石头由于年代久远已經变成黑色，而在某些地方則攀附着常春藤的蔓藤。它那瓦盖的尖頂，从前曾是深紅色的，現在已是滿布蒼苔，变成灰色了。

地下的潮气扑到了法音的身上。他穿上短上衣，摘下盔形帽，便向城堡走去。

一个身穿獵人那种皮短衣，头戴一頂插着雞毛翎的綠色帽子，一大片的蓬松胡鬚，腫眼泡的人順着前門花崗石的台階迎面走來。当走到來者面前时，他必恭必敬地帶着阿諛的微笑，用生硬的英語說道：

“先生！首長指定接見您的地方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俄罗斯式的台球室里。請跟我來。”

这个滿臉胡鬚的德國人帶着法音通过边門和后門走進了

城堡。他在十分小心地用手指敲了敲一扇高大的、帶雕花的櫥木房門之后，便必恭必敬地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傾听着。

“噢，請進吧！”

侍者打开了房門，然后便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見了。眞·法音跨過門坎，走進了所謂的“俄羅斯式台球室”——這是一間座落在拐角的龐大的屋子，裝有櫟木的半截護牆板，窗戶朝着花園。在用粗銅鏈吊在昏暗的頂棚梁上的狩獵女神——戴安娜的雙手里擎着一個木環形髮髻，上環裝有一圈電燈，這些電燈也就這樣放出自己的金黃色的光綫，照着台球台上的綠絨布。在牆的四周掛着剝制的狗熊和狼頭以及鹿角。在這些東西下邊便是裝有皮制封面的書籍、瓶子、玻璃杯、小酒杯、高腿酒杯、打台球用的球桿和台球等的書櫃。其中比較引起城堡里的人和來訪者特別注意的櫃便是所謂“急救櫃”。這裡保存着“野牛”所必需的一切醫療器具，保證“野牛”不致遽然死亡，使他的心臟、大腦、肺、胃和腎臟工作得比較正常：氧氣吸入器、橡皮枕頭、氧氣瓶、裝有硝酸甘油的玻璃瓶，還有各種提胃的，清瀉的和安眠的藥水以及各種專賣的藥片和藥面……

在台球室里稍遠的偏北角上，是一個有如人造石窟的壁爐在冒着火焰。它的火光反照在雕花的，有光澤的大安樂椅的木頭上——這是阿爾杜拉·克拉普斯最喜愛的憩息的地方。這把安樂椅現在是空的。

酋長一個人玩着台球。他從不久以前才喜歡上了僅僅自己贏自己或者輸給自己的這種玩法。儘管眞·法音的心情很沉重，可是他還是以極大的興趣注視着這個普通人高攀不上

的“野牛”。“野牛”近年來开始过着一种隱遁的生活。他只是在上级召他彙报工作或者領受特別重要的指示这样一些稀有的情况下才离开自己的府邸。阿尔杜拉·克拉普斯已經忘掉了与普通人过着同样生活的那些年代。他現在所从事的一切全被極端的秘密包圍起來了。

克拉普斯既不是華爾街的一个小伙計，也不是參謀部里的一个奋勉的官僚。他自己就是一个大資本家，一个身穿將軍服的百万富翁。他自己拥有鍊鋼廠和木材廠，并且与入合营有最大的“服裝商店”和“皮鞋商店”，同时又是巴西、秘魯、阿拉斯加和安卡拉的銀行所有人之一。在自己的工厂、銀行和企業里，“野牛”当然可以找到事情做，可是他寧願脫离这种生意人的經營活动。克拉普斯把工厂、銀行和企業都交給他最信賴的一些人去經營管理，發財致富，而自己却完全投入了歐洲諜報局——世界主義者和百万富翁們的重要前哨。在这里，在这个与共產主義作斗争的前哨陣地上，这个“野牛”毫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地在活动着。

他那些穿着政府官員制服的同事們，用極力鼓吹“西方民主”和所謂的“自由世界”的办法來反对爱好和平的國家并掩盖他們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仇恨。“野牛”却不需要这种偽裝。他倒從來就是言行一致的。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說的，他所說的也就是他所做的。

“野牛”就是那些要求立法机关撥出巨額款項并賦与廣泛權利以進行反对苏联及其朋友的極其卑鄙的大規模秘密战争这一草案的制定人之一。他只有一个目的和一个任务——这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最陰險的手段，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可能，便破坏我國的威力，削弱我們，以便保證他們的

軍事勝利，迫使我國在世界帝國主義者面前完全投降。

“野牛”的全部努力和他的秘密隊伍的活動的目的都在于潛入蘇聯領土，對准我們的要害進行打擊：炸燬橋梁和堤壩、燒燬工廠、顛覆列車、竊取秘密文件、散布挑釁性的謠言和誹謗正直的人們。

“野牛”擁有無數的美元、英鎊、法郎、馬克、里拉和比索[●]，而且在銀行辦公室里和情報總部里到處都在讀他的情報。那些仇視我國並在秘密地準備着戰爭的人們都非常器重“野牛”的勢力以及他的活動計劃。

當然，“野牛”並不是生來就是個將軍、百萬富翁或者“南方”諜報中心的首長。他的活動也是從小到大的。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很長時間沒有走運。他戴過五年的中尉肩章，當過十年上尉。不過在這些處於昏睡狀態的年代里，根據克拉普斯的個人分析，他並沒有放棄沿着軍階青云直上的打算。上尉以後的下一個軍銜已經不那么誘惑他了：為了獲得一個大尉軍銜，需要等待、忍耐和巴結多少年啊！不，只有將軍的五角星才是他所幻想的。大尉、少校、上校——在所有這些軍銜的晉升時間中應當越短越好。快，趕快取得將軍軍銜！可是這一切，對一個上尉、一個產量並不大的美國西部大草原上的一個並不富足的農場主的兒子來說，因為他既沒有足夠的錢又沒有較好的關係，在加上他並沒有一副堂堂的儀表，怎樣才能做到呢？天才？是的，按照阿爾杜拉·克拉普斯本人的意見，他是具有足夠的天才的。他具有一

●里拉是意大利的貨幣名；比索是中美、南美、墨西哥、菲律賓等國的貨幣名。

般人少見的那種記憶力：他拿過來任何一本書，讀上一頁，然後把書本閣上，他就能夠眼睛望着天花板把它逐字逐句的背誦出來。他若是在那個屋里呆上幾分鐘，他就能夠用自己的眼睛把這個屋里所擺設的一切完全記下來，有如拍照下來那樣的準確，甚至放在梳妝台上的香水牌子都能毫無遺漏地記下來。在克拉普斯任教官的軍事學校里，沒有任何人能像克拉普斯巧妙地偽造他人的筆跡。誰也沒有他玩紙牌玩得漂亮。在“不動聲色的說謊”遊戲中，也就是一個人本來他說的是謊話，可是別人卻看不出來的這樣一種遊戲中他經常獲得第一名。不過若不是那次幸運的機會，恐怕他到現在也當不上將軍的。有一次在打牌時，他遇到了一個出差到他所任教的軍校里來的一位顯貴的上校。這個闊綽、年輕、一帆風順的上校紙牌玩得並不好，但却是個狂熱的愛好者，不怕輸掉大筆金錢。阿尔杜拉·克拉普斯一面呷飲着威士忌一面說着笑話，只在一個晚上就把這位高貴的客人給贏了。贏得這樣輕鬆和愉快，以至於客人甚至都沒有感到煩惱。完全相反，在打完牌以後，当客人的腰包里連一文錢也沒有剩下的時候，上校用手敲着桌子，笑着說道：

“多謝您的教導，克拉普斯！您這一手玩得真漂亮。您既然具備這種才干，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當上將軍呢？”

阿尔杜拉·克拉普斯一邊把別人的金錢裝到自己的錢袋里，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道：

“我把我的秘訣傳授給您，而您把您的秘訣——怎樣才能當上將軍——傳授給我，怎樣？”

“行！”上校答應道。

阿尔杜拉·克拉普斯這天晚上對這個賭博場上的笑談并

沒有怎样加以注意，可是它的后果却是很大的。不久，克拉普斯便被召到首都并在軍部里獲得了相当体面的一个职位，就在克拉普斯在賭博場上認識的那个一帆風順的上校處長的那个處里工作。从此以后 他便 开始飛黃騰達。三年后克拉普斯已經是一位上校，又过了兩年之后便已經是一位將軍和身居要职的人物了。后来他便与一个百万富翁 的老婆結了婚……

“野牛”在外表上并不像一个高貴的美國牛。这位“南方”諜報中心的首長是个身材不高、矮胖、滿臉雀斑的胖子。拿在他手中的台球桿几乎有他身材兩倍那样長。他的渾圓的肩膀上穿着一件白色卷袖的襯衫和一件肥大的、手織的澳大利亞絨絨衣。輕而有彈性的背帶吊着熨得筆挺的窄褲脚的灰色褲子。如果真·法音不認識这位“野牛”的話，大概他無論如何也不会承認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那位秘密行業的主宰者的。他很像輪船上的一个厨子，像一个德國人，而不是一位万能的將軍，一个純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的祖先曾乘坐的那只有歷史意义的“山查号”輪船到达美國，从英國把第一批移民送到美洲去。阿尔杜拉·克拉普斯的頭髮柔軟、棕黃色、稍帶点金黃色彩，略有鬚曲。他的眼睛很小。眼臉上几乎沒有睫毛。眉毛短而粗，呈淺棕色。“野牛”的声音也不像大草原的居民所慣有的那种宏亮的喊声。他講話时故意压低着声音，就像一个患有喘息症的人講話那样。

“哈囉，法音！”首長用力把自己的短粗的肥手举在头上，親切地微笑起來。“一路上还 好吧？您感觉身体怎么样？”

真·法音非常了解，首長的这种慰慰表示，他的友好的

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最多也只不过说明他是一个伪善者而已。这种真挚、从容的假面具，这种以“平等”待人的假面具在一个受过鍛鍊和具有高度技巧的演員的面部，比如，像在“野牛”这种人的臉上是很少消失的。

“哈囉，首長！”法音回答道。“謝謝您。一路上很好，而感觉……我的感觉如您所了解和猜想的那样，簡直坏透了！”

“野牛”寬厚地笑了起來，同时用皮包头的球桿捅了一下彈子。骨制的彈子閃动着黑色的数字，在綠色的絨布上急滾直撞地碰到另一个彈子后便跳到袋子里去了。

“我們玩一場吧？”首長問道。

法音非常厭惡这种“俄國台球”。他非常疲倦，很想坐到壁爐旁边，把兩腿伸到火爐跟前，閉上眼睛，抽枝埃及香煙享受一番。可是他非常懂事地隱瞞了自己的願望。

“好極了，先生！”他急忙地回答道。

克拉普斯將軍也裝模作樣起來。朝氣勃勃的眞·法音出現在“俄國台球室”並沒有使得这只“野牛”高兴；阿尔杜拉·克拉普斯非常藐視这个身强体壯的青年后生。这个年輕的間諜似乎以自己的外表在对克拉普斯說：“您是一个大首腦，而我是您的部下，可是，我的腸胃一点毛病也沒有，不像您的那樣。您，克拉普斯，陶醉于权勢，而我沉醉于自己的蓬勃的青春。您嚼着您的定量的涼菜并痛飲着酸牛奶。您在夜里患失眠症。您的曲子已經唱尽，而我却剛剛在开始。喂，請您照良心說：我們倆究竟誰更幸福些？”

阿尔杜拉·克拉普斯不喜欢法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法音并不感覺自己是从屬於他的，不需要找他作为保护

A. 因为他在谍报总部里有更高的保护人。

在綠色的台布上已經沒有彈子了。這一場是“野牛”贏了。他把球桿橫放在球台上，用羚羊皮制的濕潤的手帕擦着手，友愛地微笑着說道：

“謝謝您的頑強抵抗，法音。”

法音也同時愉快地微笑着，把頭略為往下低了低說道：

“感謝您的卓越進攻，先生。”

“啊，我們來談談‘哥倫布’吧，”“野牛”說着便朝台球室的壁爐那邊走去。

在開始接觸到他把自己整個生命都獻給了的這個事業的時候，將軍馬上變了樣。他那雙小而無光澤的眼睛開始閃閃發光，在他的鬆弛的雙頰上出現了紅暈，而在他的聲音里却公然帶出一種貴族的威嚴的口氣。

“野牛”坐在安樂椅上，右頰靠着爐火，一面吸着冒出惡臭的雪茄煙，一面說道：

“請報告吧！”

“我這次的報告，先生，將是非常簡短的。到目前為止，非常遺憾，我們一直未能弄清‘哥倫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野牛”吃驚地望着法音并輕蔑地冷笑了起來：

“這怎麼樣理解呢？您，大概仍然不願相信‘哥倫布’的行動計劃已經失敗了吧？”

“請原諒，先生，我只是想說，‘哥倫布’行動計劃失敗的原因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我們失掉了與雅沃尔的聯繫，因此，一點肯定的消息也沒有得到。此外，也有根據可以肯定：我們在雅沃尔的站長、斯切凡·玖巴也失敗了。”

“您是怎样与他保持联系的呢？”

“通过雅沃尔——布达佩斯列車上的一名乘务員。我們是通过他得到我們的地下負責人所取得的別洛格萊的証件的。可是，这位乘务員在不久以前被調到國內另一鉄路綫上去了。”

“电台呢？雅沃尔的地下組織有电台嗎？”

“是的，有过电台，不过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只是在我們不能用其他方法联系的时候才用它。”

“發报机保存在什么地方？”

“玖巴有一个絕對可靠的密点。在一个人跡稀少的山地的森林里。”

“野牛”若有所思地瞅着壁爐的火光，把兩手放在火上烤着。

“那末您認為，”他停頓了一下后說道，“地下負責人玖巴和情报員斯基潘也与克拉克一起垮掉了？”

“是的，先生。”

“您有什么根据可以說明这一点呢？”

“玖巴的毫無音信。当他失掉通过雅沃尔——布达佩斯的列車乘务員与我联系的可能时，他應該馬上用电台与我联系。可是他沒有这样做。这就意味着他是垮掉了！”

“不一定，”“野牛”反駁道。“我想，您大概按期閱讀‘外喀尔巴阡真理报’吧？”

“是的，先生。”

“那么您为什么沒有讀过四月二十五日的那分报纸呢？”

“我还没有找到这份报纸。那上面有什么？”

“野牛”把手伸向大理石的石板上，拿下來一只鑲有兩